

新锐故事手
我的“专柜”我做主

都市军号

■张亚平

夏天,阳光透过梧桐树叶,将斑驳的炽热打在地面上,仿佛空气在燃烧。海军某通信站五连战士薛小刚和邵明磊领受了一项紧急任务,要把一份紧急文件在两小时内送到地方政府某部门。车程不远,半小时就到了。出发前,他们照例打去电话,对方回话:已撤至新的地方,随即告知了电话和地址。薛小刚根据提供的号码立即联系,铃声响起,却始终无人接听。时间不等人,他们当机立断,先开车朝那儿赶!两人边行边打打电话,打了多少次,仍是无人接听。等赶到目的地时,只见大门紧闭,根本不像办公地点。

他们只好反过来给刚才那个保密室打电话,可电话总是占线。这可急煞人了。此时,留给他们的时间已不到一小时。时针滴答……怎么办?好在五连的兵平时也了解一些话务的规律。薛小刚说:“哎,咱们把这个号码的最后一个数字换换,打几个试试。”

先打了两个,忙音,又打了一个,空号。就在两人失望时,邵明磊试着又拨了一个,“嘟……”,终于通了。一问,正是要找的单位,但不是管收发的。对方说,是地址弄错了,并告知了新的地址。两人一核对才发现,原来是前面那个工作人员把“某某三路”说成“某某路”,这条路是刚规划的一条支路,很多本地人还习惯用旧称。放下电话,赶紧看导航,虽然有些距离,但毕竟隔得不远,来不及喘口气,他们又赶紧赶过去。

待问清了这个单位的几个号码,电话很快打通,为保证时间,保密员马上在大门口等待。

在离预定时间还有十分钟的时候,薛小刚、邵明磊终于把这份重要文件送到了指定机关。看到保密员接过文件签字,他们长长地舒了口气,生发一种军号呼啸而过的舒畅。

歌里有我

五连受领了歌曲《有我在》的合唱任务。这让五连的兵很是紧张了一阵。用大家的话说,咱连资源太有限了,没有女兵,也没有文艺骨干。参加合唱排练的不是车勤驾驶员,就是徒步通信员,外加机要收发室的收发员。排练前,16名战士观看了专业团队演出的录像,更感觉难度太大。大家的发音准确,还边唱边跳,舞蹈那叫一个好。看看自己这边,跳起来胳膊腿都很僵硬,嗓子发音不着调,除了嗓门大以外,好像没什么优点,基本是吼。练了几回,有一半战士都打了退堂鼓。

好在指导排练的老师,也是一位军人。他说:“咱们不能跟在专业的后面跑,要发挥士兵的特色。”他问战士们什么动作?一了解,除了军体操,就是体能训练。再问,也只有列队动作了。最后,老师把这些动作组合成了一个“军事动作舞蹈”,至于唱歌发音不准的问题,只好做些简单调整,要求就是要响亮、整齐。大家这么一唱,精气神果真上来了,人人都好像回到了新兵连。

很快,站里来审查节目,大家都觉得根本没有被选上的希望。连长和指导员鼓励大家,文艺水平咱比不上人家,精气神不能缺!这话都说到大家心里去了。演出开始,一上台所有人都拿出了精气神,奋力地跳,尽情地唱,整个舞台上呐喊。没想到,这个节目一下被看好了,评委点赞,有士气,有兵味。

更没想到的是,这个节目被保障大队的中秋晚会选中。这下好了,排练还带动了所有人对军体项目的训练,大家希望在全大队面前展示更加标准的军人姿态,当然,能优美就更好了。

中秋晚会那天,台下观众都被这个特别的节目吸引了,五连的业余无形展示了本真,一下把所有普通士兵的情感拉近了,产生了共鸣。不少人感觉到,歌咏中,“有我在”这一钢铁誓言已经化作士兵的豪迈。



作者小记

张亚平 海军参谋部某保障大队通信站上士
文学主张:写身边事,说心里话。

摘星

■高满航

可随着黄豆一天天长大,黄斌发现自己的儿子越来越陌生。去年春节休假,黄斌的这种感受更为明显。

他难得回趟家,自告奋勇收拾家务、买菜做饭。于丽颖也闲不住,黄斌做饭,她催着黄豆做作业,并坐在旁边辅导。可没一会儿,母子俩就爆发了战争。一个训斥,一个顶撞,交锋的声音一浪高过一浪。黄斌闻声赶紧进屋,见到于丽颖气得浑身发抖,眼睛也红了。而黄豆呢,吊着脸木然地坐在书桌前,无动于衷。黄斌好言把于丽颖劝出了房间。

于丽颖脸上挂满泪水,狠着心说:“爱学不学,我以后也不管了。”锅里的菜滋滋作响,黄斌赶紧跑过去关了火。劝慰一番于丽颖,又到房间去看黄豆,他依然跟刚才一个样,坐着,愣着。

夜里,黄斌清理卡顿严重的电脑,无意中翻出存放电子照片的文件夹。从2011年到现在,几乎记录了黄斌所有的成长过程。有黄豆满月的全家福,黄豆和妈妈在姥爷家的照片,黄豆和妈妈在幼儿园门口,妈妈参加黄豆的家长会,妈妈带黄豆在公园……黄斌瞬间心疼起来,是啊,黄豆已经9岁了,自己这个当爸爸的和孩子在一起的日子屈指可数。一张张照片里,几乎都是于丽颖和黄豆,而他差不多缺席了黄豆9年人生里所有重要的时刻。

黄斌决定补上在黄豆成长过程中缺失的父爱。接下来的几个月,导弹旅没有重大任务,平日也就是组织常规训练。黄斌周末回家后,除了辅导黄豆完成作业,还带着黄豆爬山,环城骑行,去科技馆,到动物园,学游泳。黄豆自己都说了,只要爸爸一回来,他肯定是筋疲力尽,但他倒也喜欢上了这种快节奏,开始盼着见到黄斌了。

“我爸爸这周末回来不?”周五放学,黄豆又急不可耐地问于丽颖。

“你爸爸值班。”于丽颖也盼黄斌回来,早打过电话问了情况。

“啊,又回不来了?”黄豆瞪圆了失望的小眼睛。

“一个月四周,这周末不回来,下周末回来的几率就大了。”

道理黄豆都懂,可他还是拉着脸,表达着不高兴。

终于,四个周末就像落在初春季节里的雪,一眨眼的工夫就消失不见了,可是,黄斌仍旧没有回来。

两个多月后,黄斌执行完任务,才又回到家里。黄斌看到了家长微信群里对运动会的讨论。他动了心思,决定动员黄豆参加这次运动会。他想让黄豆参加比赛,并争取在众人的掌声里获奖。黄豆一旦得到勇敢带来的奖赏,就会信心倍增,不断地挑战自己、超越自己。

黄斌越想越激动。等到他带黄豆一训练才惊讶地发现,小家伙竟然也是当运动员的好苗子。口令一下,一双细腿就劲道十足地蹬了起来,像蓄满能量的风火轮,比当年的自己只快不慢。

“好小子,你这速度可以呀。”黄斌为有这样的儿子感到自豪。

兵故事

用文学抵达真实

—

夕阳的余晖刚才还洒满东边的群山,一转眼的工夫,便隐去了。星星随即灵动地跃上黑色夜幕,一颗又一颗,亮晶晶的,点缀出梦幻般的苍穹。

火箭军某旅在戈壁上已经驻训半个多月了。参谋长黄斌裹着夜色检查完导弹发射阵地,又到各营的宿营地和远近的哨位看了看,秩序规整,各就其位,他这才放下心来。黄斌踩着温热的碎石和沙砾回到旅部,正要钻进帐篷,却被漫天的繁星吸引住了。黄斌撤回身子,仰起头,望向天幕。

高原戈壁的天很低,一颗颗星星近在眼前,似乎伸手便可摘得。

黄斌不由自主地想起了一个星期。那时儿子黄豆已经3岁,离家一年多多的黄斌一进门放下行李就蹲下身要抱黄豆,黄豆却转身跑了,跑两步看甩不脱黄斌,竟哇哇哭起来。

黄斌好说歹说,终于把儿子抱在了怀里,可黄豆对他又是亲脸又是顶头的亲昵无动于衷。没一会儿,便不耐烦了,带着痛苦的表情挣脱禁锢着他的臂弯。黄斌只能任凭黄豆远远地躲到妻子于丽颖身后。

赶上中秋节,一家人摆了月饼和苹果在院子里,聊天,赏月。黄豆怯怯地挨于丽颖坐着,仍对黄斌保持着戒心。

“来,到爸爸这里来。”黄斌继续尝试着和黄豆套近乎。

“去,不是老说想爸爸嘛,去跟爸爸玩。”于丽颖也劝导黄豆。

“不去!”黄豆躲在于丽颖身后,偷看黄斌,泼泼辣辣一样摇着头。

“爸爸给你买遥控汽车。”于丽颖扭头给黄豆许诺。

黄豆不为所动。

“那你要什么?”于丽颖问。

“你说,儿子,只要你想要,爸爸都给你买。”黄斌更是积极表态。

黄豆似乎动摇了,脸上露出笑容。黄斌以为有戏,追着问:“要什么?快告诉爸爸。”

黄豆起身,伸着小手指天:“我要星星。”

黄斌张开了口,却说不出话。

二

时间真快,一晃五六年就过去了。

黄斌对黄豆的记忆只有为数不多的一件件事,就像时间坐标上的一个个点,因稀疏而愈发清晰可见。黄豆上小学之前,黄斌休假的次数屈指可数,即使黄豆上小学后跟于丽颖随军了,他也因为任务重,一年难得回去几次。他休假了,他们父子才有交集,他在部队,黄豆便在他的想象中成长。

心愿

■郑茂琦

高原驻训场的天很低,黄斌抬头仰望天幕,似乎伸手便可摘下星星。有一位作家说,高原的形成过程充满了磨难和痛苦,所以它才有一副伟岸的骨骼。入伍多年,黄斌很理解“军人”这个称呼的光荣与背后的艰辛。孩子与父母的感情也需要培养,他何尝不想摘下闪闪发亮的满天星,满足孩子的每一个愿望。但生活中看似触手可及的平凡心愿,在军人家庭里有时竟像摘星那么难以实现。

老何是个爱唠叨的人,重复的巡线工作和艰苦的生活使他的这个性格特点更加突出。这个工作谁愿意干,“当兵的愿意干”,“老何愿意干”。他不仅愿意干,而且还能坚持下去。他嘴里每念叨一遍节水、工作重要之类的规矩和道理,可能也是一次掂量,一次选择。

两头都很重,可当祖国召唤的时候,军人心里的那杆秤总“习惯性”地垂向国家。孩子总会理解,亲人总会理解。诗人石祥在《十五的月亮》中写道:“十五的月亮,照在家乡,照在边关……啊,祖国昌盛,有你的贡献,也有我的贡献;万家团圆,是你的心愿,也是我的心愿。”

版面插图:李 振
版面设计:梁 晨



我喜欢说故事

时光留声机

何嫂抱着孩子头也不回地上火车走了。临走前,她放下话:“何欢,你就是给我找个专列,我和娃这辈子也不再回来。”

何嫂真是被老何的唠叨给气炸了。昨天一晚上他们就没消停过,偶尔大声争吵,偶尔小声求情,结果天一亮何嫂抱着孩子,拎着大包小包走了。

我和老何坐在防沙房里,炉子刚添的煤还没烧旺,气氛很闷。

“不就是多用点水吗?你何必这么认真,以后我少用点就有了。嫂子大老远带着孩子来这里过年……”要不是实在看不下去,我这个新兵还真不敢用这种口气跟他说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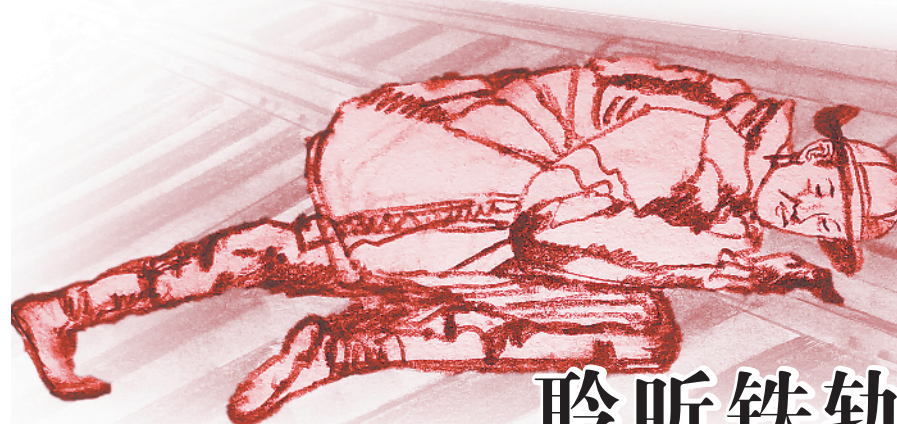
“多用点水,你以为是小事,告诉她多少次了,这里不比老家,生活方面要处处注意,特别是用水,必须节约,她就是不听……”

这是20公里铁路线100米范围内唯一的点哨。点哨不通公路,只有一条铁路连通外界,三间防沙房就是我们的营房。点哨建成30多年了,几茬兵愣是没有打出一点水。

这里是戈壁,一眼望去除了零星的几颗骆驼刺,一点绿色都没有。向地下挖10米、20米,甚至100米,不管挖多深,土质都是沙石。

“没有水,还必须坚守,说明这里很重要。”这是从我下连第一天老何就反复念叨的一句话。

没有水,怎么生活?点哨建了水



聆听铁轨的声音

■陈建昌

窰,团里每周用火车送三次水,所以驻守的兵对待水无比珍重。

何嫂走了,两个人心情很沉重,但工作不能停。今天我当班,要沿着铁路线寻路20公里,与下一个点哨巡路的战友碰头互换腰牌后返回,这才算完成任务。

我熟练地套上交通警示服,把修路工具在背上束紧,提着战备锹就出门了。

天气和往常一样,零下10多摄氏度,沙尘铺满了天。沿铁路巡线主要的任务是确保铁路线不被流沙掩盖,还有查看铁轨的牢固程度。说累也不累,说难也不难,就是走、看、查,遇到小面积的覆盖,一个人小半天就搞定了,如果遇到大面积的还要呼叫团里请求支援。

风最大的地方是距离防沙房15公里的铁路拐弯处,那里刮起的就是黄豆

大小的沙石子,打在脸上生疼。每次经过那里我都裹紧衣服,用战备锹挡着脸,还要仔细注意脚下的铁轨横梁,一不小心就会被绊倒。

今天也不例外,似乎沙石拍打铁轨的声音更尖更刺耳。茫茫戈壁空无一人。临近中午,我坐在铁轨上背着风喝水,呆呆地看着被风吹斜又摆正的骆驼刺。

老何告诉我,我想家的时候就趴在铁轨上听,能听到家的声音。

我真的趴在铁轨上听过,结果除了刺鼻的铁锈味和呼呼的风声,什么也没有。

老何说,这条铁路是航空地面设备运输的生命线,没有它卫星就升不了天。

了解情况的同学问我,像这种活谁愿意干?我说,当兵的愿意干!老何愿意干!

老何的确能干。在这个地方没有人能够待超过8年,大部分人都要调走了,要么复员了,而他打破了这个惯例。

他从小就和铁路有不解之缘,家在铁路边,父母是铁路工人。他坐着火车来当兵,又坐着火车休假。他经常说,铁路旁有他的家。

每次有大项任务,他都会目送从铁路线上驶过的装备列车。他说,今天你看到它从你身边驶过,明天它可能就在天上飞了,想想做梦都很美。

前几年,他回家结了婚,嫂子一直想到部队看看。他怕嫂子来了适应不了,便百般阻拦。结果也没有挡住。这不,临近年关,嫂子自己照着地址找来了。

按说家属来队可以安排到团里家属院,他也可以随送给养的火车回去。



长征

第5025期